

41909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18
20000 4008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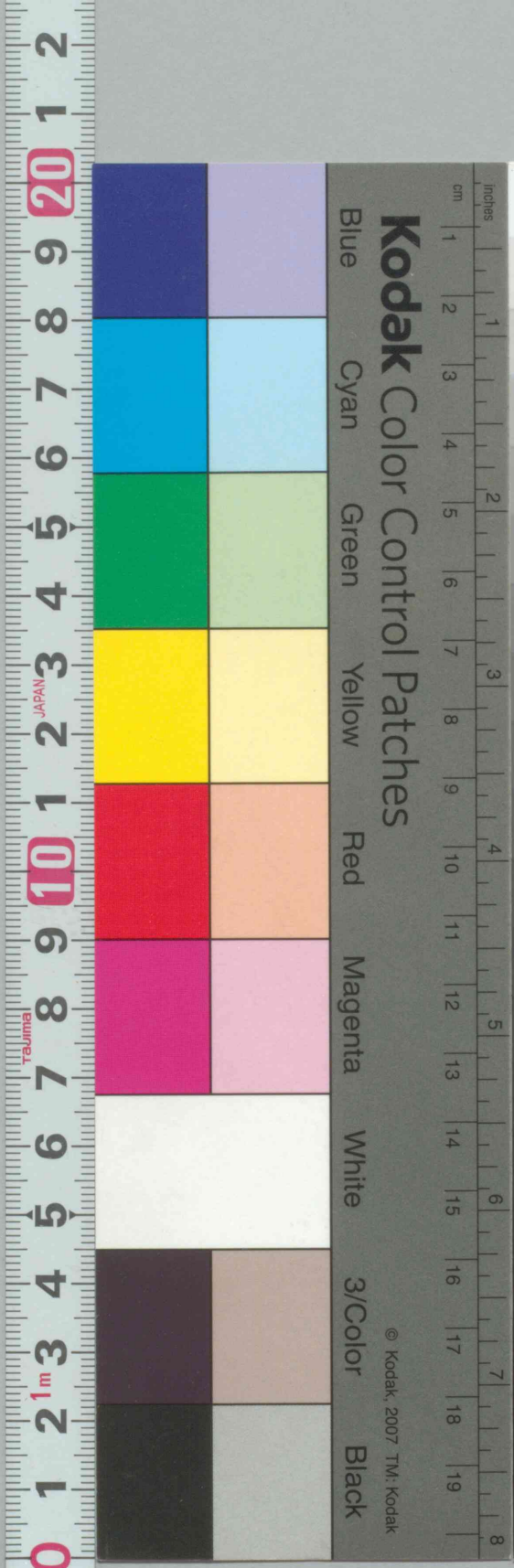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Ko10
資料室

唐宋八大家文鈔本

兒島獻吉郎編

完





375.9
K010

資料室

文部省檢定
大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學教科書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兒島獻吉郎編

唐宋八大家文鈔本

東京 光風館藏版



緒言

一 本書編纂之目的，欲與中學校、師範學校及高等女學校現行漢文教科書並用，以供多讀之用也。然單用本書，以兼取精讀、多讀兩方便，亦庶幾可乎。

二 本文中，或加訓點，或不然者，不唯使人練習訓讀，亦欲教授之有興味也。

三 文法之所已修者，語句之膾炙人口者，及官立諸學校入學試驗問題等，皆特用符號，以指示之。

四 從來採擇於漢文教科書多者，本書特用五號活字載之。欲教師隨意取捨也。

一〇	送董邵南序	韓愈	三
一一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三
一二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六
一三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三
一四	捕蛇者說	柳宗元	三
一五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三
一六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三
	<small>永州八記今錄四篇</small>		
一七	鈞錕潭記	柳宗元	三
一八	鈞錕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三
一九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三
二〇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三
二一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三
二二	朋黨論	歐陽修	三

二三	縱囚論	歐陽修	三
二四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三
二五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三
二六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三
二七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三
二八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三
二九	五代史伶官傳敘論	歐陽修	三
三〇	上田樞密書	蘇洵	三
三一	辨姦論	蘇洵	三
三二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洵	三
三三	范增論	蘇軾	三
三四	留侯論	蘇軾	三
三五	上梅直講書	蘇軾	三

三六	與李公擇	蘇軾	六
三七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七
三八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七
三九	爲兄軾下獄上書	蘇轍	七
四〇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七
四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七
四二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八
四三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八
四四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八
四五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八

目次終



唐宋八大家文鈔本

兒島獻吉郎編

瑞杏子藏書

韓愈

一 伯夷頌

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之。武王不聽，既滅殷，爲天子。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峯乎。危高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峯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

一 伯夷頌

巍乎。
高大貌。

微子。

殷紂王之庶
兄欲存殷祀
故抱祭器而
去。

有求。

言非爲求功
名而爲之也。

聖人。

指武王周公。

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
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
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
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
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
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
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
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
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二師說

韓愈

道。

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
道。

惑。

胸中有疑惑
而去開明也。

人非生而知
之者。

見論語述而
篇。

童子句讀之
不知，則爲之
擇師，其身惑
之不解，則不
擇師。是學其
小而遺棄其
大者，可謂不
明。

無常師。

論語子張篇
子貢曰：夫子
何常師之有。

三人行。

見論語述而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襄弘師襄，老聃師孔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李蟠

貞元十九年

進士

六藝

六經也

伯樂喻聖君

千里馬喻賢

臣

駢死

言與凡馬俱

死

才之異乎人

者必尊位重

祿以任使之

食馬

飼馬也言今

之養君子者

不知其為異

才而禮養之

不知馬也

或作不馬

三 雜說四

韓

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四 進學解

韓

愈

國子先生

文公時為國

子博士才高

數黜乃作進

學解自喻執

政奇之進其

宜

爬羅剔抉

喻探才

刮垢磨光

喻顯才

罅

孔隙也言儒

術缺漏

皇

大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

姚姒。
姚舜姓，姒禹
姓，謂書經二
典三謨。

周誥殷盤。
謂大誥康誥
等，殷盤謂盤
庚篇。

佶屈聱牙。
艱澁難讀之
貌。

同工異曲。
猶樂之同巧
而異其曲調。

跋前云云。
詩經幽風狼
跋篇云，狼跋
其胡，載蹇其
尾。跋，蹇也。蹇
頭也。胡，頰下
垂肉。喻進退
俱不可。

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
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
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
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同，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
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
右俱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
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
夷。三為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
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
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宗，細木為桷，櫨

宥。
散也。處閒散
之地，而無以
自見其治才。

榱侏儒椳闔，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
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
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
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
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
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
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
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
知咍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
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

促促。

杙或作役役。

楹榭也。

昌陽柱也。

豨苓藥草名。久服之。可以延年。

久服之。必損腎氣。昏人目。

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財賄之有。亾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五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元和憲宗年號。
張籍學詩文于韓愈。以詩名。
雷萬春不見于後。當作南舞雲。
張巡以真源令討賊。至睢陽。遠納之。許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亾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亦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

遠為太守。巡為縣令。故曰位。在巡上。尹子奇陷睢陽。巡遠皆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生致許遠于洛陽。未幾安慶緒殺俘獲哥舒翰等。許遠死于偃師。張巡子去疾。上疏遠使國威。喪軀乞削遠官爵。詔下尚書省。議紛紜不定。故翰傳亦闕。睢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

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亾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亦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

殺其奴以食
 士。虬蟬。
 大蟻也。
 巡遠分城巡
 守東北遠守
 西南以城陷
 歸罪于遠使
 翰不能為之
 立傳。
 此時睢陽久
 圍食盡議棄
 城東走巡遠
 以為睢陽江
 淮保障棄之
 是無江淮也
 且我衆饑羸
 走必不達不
 如堅守以待
 救也。
 雙廟。
 時詔贈巡揚
 州大都督遠

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亾，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

荆州大都督
 立廟于淮陽。
 歲時致祭，號
 雙廟。

浮圖
 塔也。

指
 指浮圖上著
 矢處也。
 貞元。
 德宗年號。

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

大歷
代宗年號。
以巡。
巡字下當補
薦字。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

旋。
一說為旋漫
之義。
陽陽。
不介意貌。

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開成傳。嵩有田在亳。宋開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貞元十八年。
陸德佐主司
權德輿於禮
部公以李翊
薦於慘。

六 答李翊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

文乃道德所發。李生以下人之志。問為文之道。不日可進。道德不特文也。

門牆云云。

言望見孔子之道之一端。而不能入其蘊奧之域也。

幾。近也。言近道也。

根實。

根謂道德實。謂文章。

曄。光明也。

藹如。盛貌。

陳言。古言也。

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

憂。

幽。幽。貌。言意所思。與手所筆。相齟齬。文不如意也。

正偽云云。

三代兩漢書中。亦有正偽不同。

汨然。

水流貌。

浩乎。

廣大貌。沛然。盛大貌。

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

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之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試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七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愈

溫處士。
名造，字簡與。
烏重胤奏為
幕賓。
伯樂。
姓孫，名陽，善
相馬。一說云，
伯樂天星名，
主典天馬。孫
陽善識馬，故
以為名。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

東都。
唐都長安，號
西京，以河南
府為東都。

生。
猶言先生。古
人或單稱先
又或稱生。

居守。

留守也。河南
尹鄭餘慶為
河南留守。

二縣。
洛陽，河南也。
韓愈時為河
南尹。

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

相公。

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稱相公。

楊少尹。

名巨源，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顯名。疏廣仕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

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八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東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

祖道。

送行之祭。

韓愈時爲吏部侍郎，故曰在公卿後也。

楊侯。

漢時有侯而不爲國者，文公蓋依此例。

落莫。

猶寂寞。

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傍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

歌鹿鳴。
唐貢士，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課試其成者，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既饌送之，尚書省謂之鄉貢。

鄉先生。
周時，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師，學中名為鄉先生。

鈞鈞。
或云環繞兩山之閒，如盤焉，故名盤谷。

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鈞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九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

道說古今之
人而譽大丈
夫之盛德其
言巧妙微中
不敢瀆聽也

外貌秀而充
裕中心慧而
敏捷

閒居
閒一作閑
閒處
一作野處

○大正三年東
京高等商業
學校入學試
驗問題

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旌旗，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鈞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

趨起。
欲行而不取
行。
嚙嚙。
欲言而不取
言。

可沿。
可循水而行
也。

央。
盡也。

徜徉。
猶徘徊也。

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
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嚙○嚙○。處○穢○汚○而○不○
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
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
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
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
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董邵南

壽州安豐人。
舉進士不得
志去遊河北。

感慨云云。
指樂毅荆軻
高漸離之徒。

卜之。

以董生之合
不合卜風俗
之異不異也。

望諸君。

樂毅去燕之
趙趙封之觀
津號曰望諸
君。

屠狗者。

荆軻至燕與
屠狗者高漸
離日飲燕市
酒酣歌於市
中。

疆。

一〇 送董邵南序

韓

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
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
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
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
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
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吾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
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
出而仕矣。

一一 柳子厚墓誌銘

韓

愈

魏初為拓跋
氏後改元氏
高宗時褚遂
良柳爽等諫
立武氏為后
得罪事母

鎮遺父喪服
既除吏部命
為太常博士
鎮固請曰尊
老孤弱在吳
願為宣城令
三請而獲
逮其父時
言父之在世
也

有子
有賢子也

要人
謂權要之人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

汎濫
驗學博
停蓄
驗學深

備
謂備錢也

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

大人。

稱其母亦曰大人。

白上者。

裴度也。

○大正五年東

京高等商業學校入學試

徵遂。

猶言往來也。

詡詡。

北方人謂媚

出肝肺。

言吐露我胸中之誠也。

指天日。

此言其明也。

顧藉。

猶顧惜也。

窮裔。

指柳州。

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

臺省

謂御史臺禮部省。

彼此。

彼謂文學辭章。此謂為將相。

節槩。

節操氣槩也。

舅弟。

謂母之兄弟之子也。

室。

墟穴也。墟穴之於死者。猶生者之於室家也。

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

既固既安。
言子厚一生危疑、死後始固安也。

十二郎

韓愈兄會無子、以弟介之子老成爲後、即十二郎也。年月日。或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三兄。
會介奔也。

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一二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

貞元十二年，董晉帥汴州，時韓愈在董晉幕。十五年秋，張建封辟愈爲徐州節度推官。十六年五月，建封卒，愈西歸洛陽。

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

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沒，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

軟脚病。
俗所謂脚氣病也。

不知當言月日。

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報告之體當具日月以報之。

弔。弔慰也。守喪。守墳也。

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

斂。
斂屍於棺也。
斂。下棺於穴也。

伊潁。
二水名。

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桐葉封弟。

見史記及說苑。

小弱弟。

弟唐叔虞也。

一三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

婦寺。

婦人。壹百也。

逢。迎也。
 家人。言庶人之家。
 缺缺。缺缺同，小智貌。

腊。乾肉也。
 攀踭。手足曲而不伸也。
 大風。惡疾也。
 瘵。頭腫也。

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一四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攀踭、瘵、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

癘。癘同。
 死肌。血氣不至之死肉也。
 三蟲。三尸蟲，處人腹中，為害者。
 汪然。出涕多也。
 吾氏。猶言吾家。
 藉。枕藉也，言死者甚多也。
 頓踣。踏僵也。
 恂恂。慄也，恭也。
 缶。瓦器，以之養蛇。

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

禮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薛存義 薛存義令永州之零陵朝觀京師而還任零陵也

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一五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

崇 充也

若 汝也

出什一 謂出收入十分之一以納之於官也

勢不同 貴賤之勢不相同也

的 明也 此時柳州謫於永州故曰辱

江澚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是州指永州。以下四篇皆子厚在永州所作。

隙。同。開隙也。

施。舒行貌。

竟有所極。愉樂至其極也。

法華。寺名。

夜。音吹草葉盛貌。

呀然。山高貌。

注然。水低貌。

一六 始得西山宴遊記 永州八記 今錄四篇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注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

尺寸千里。

言千里之遠如在尺寸之近也。

縈青綠白。

言青山縈繞白川繚繞也。

培塿。小阜也。

茷。茷。

鈞鉞。

履衣器潭以形似得名。

典委。

或作顛委猶本末水之源曰典水之末流曰委。

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一七 鈞鉞潭記 柳宗元

鈞鉞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典委勢峻盪擊益暴蓄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

峻。流急也。
 盪。突也。
 澗。小水入大水也。
 於。助語辭也。
 迴。寥遠也。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淙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西山。

在永州城西，瀟江之澗。

浚。深也。
 突怒。石之突出如怒也。

一八 鈞鉞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鉞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

偃蹇。石為驕倨態也。
 嶽然。山險貌。
 衝然。衝突貌。
 四百。四百錢也。

澗澗。水回流也。
 淵然。深靜貌。
 匝旬。十日也。
 澧鎬。鄠杜，俱屬右扶風，漢上林苑地。

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澗澗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

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卷石。卷拳通，小石也。

坻嶼。並小洲也。

嵒巖。山不平貌。

蒙絡搖綴。枝葉蒙披，連絡搖蕩而不定也。

披拂。葉枝動而分

俶爾。動貌。或云當作俶。

一九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

斗折。

謂如北斗屈折狀。

犬牙。

岸之狀，如犬牙不齊也。

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二〇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段太尉，名秀實，字成公，贈太尉。
唐郭子儀平定安祿山之亂，以功封汾陽王，為副元帥。
竄，竄入也。
高，音歷，鼎屬。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

生人。
生民也唐太宗諱世民故唐人避民字爲人字。

都虞侯。
掌一府軍籍及訓練。

署。
任官也凡任官署其名於籍故任官曰署。

槩。
長矛也。

盡甲。
盡被甲也。

一老卒。
太尉自言也。

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大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

吾載吾頭來。
言吾非無面之人，汝欲斬之，則宜斬之也。

尙書。
郭晞也。

火伍。

五人爲伍，伍二爲火。

哺食。

晚食也。

草具。
粗惡之供具也。

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命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

孝德初署秀實爲度支營田副使。

巽。遜同。

自恨死猶抱恨欲死後朱泚亂時諶尙在。

幸致。幸其過岐致貨也。處賤。謂所處之位卑賤也。

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

泚反。召李忠臣。段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前唾泚而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之。中其額。漣血灑地。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亂兵。遂殺之。泚以三品禮葬之。封諶。封箴也。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障。塞上惡險之處。別築城守之。堡。小城也。

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尙不媿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箴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

姁姁。
和好貌。
以色待物。

謂以嚴色待
遇人也。

崔公。
崔群。

覆校。

反覆校檢也。

韓愈時爲史
館編修子厚
以此狀與愈

倮。
倮疾也。

隆然。
曲貌。

元嘗出入岐周邠縈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障堡戍
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
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
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
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
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二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
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
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

驗。
驗俗字。

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
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
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
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
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
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
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
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
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
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
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

縷。布縷也。
字。養育也。
遂。長生也。

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三三 朋黨論

歐陽修

甚者。一本作則字。

四凶。

共工、驩兜、三苗、鯀也。

元凱。

八元八凱，元善也。凱和也。

書曰。

書經泰誓篇。

黃巾賊。

靈帝時，張角起兵，皆著黃巾。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竝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入異心不為朋，莫如

清流。
朱全忠盡殺
黨人。李振曰
此輩常自謂
清流。宜投黃
河爲濁流。

縱囚。

唐太宗貞觀
六年。錄囚徒。
縱死罪者三
百九十人。時
于家。令明年
秋末就刑。應
期畢至。上皆
赦之。

大辟。
死罪也。

期其小人。
期一本作責。

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匹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呼。夫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鑑矣。

二三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囚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以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

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仁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

三王。
禹湯文武是也。

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范司諫。

名仲淹字希文諡文正公初為右司諫不有所諫歐公與書規諫一本缺月日以進奏吏也。進奏院屬吏也。

二四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

九卿。

太常光祿衛尉太僕廷尉鴻臚宗正少府司農。吏部。掌文武官吏選試擬注等。兵部。掌軍事。鴻臚寺。掌四夷朝貢宴勞送迎等。光祿寺。掌祭祀朝會宴饗等。

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

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

麻

白麻也。朝廷
繪命書之。白
麻。翰林志。唐
中書用黃白
二麻。為繪命
其後翰林專
用白麻。中書
獨用黃麻。

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婁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

讜言。

直言也，善言也。

布衣云云。

謂貧賤之人也。

昌言。

美言也。

梅聖俞。

名堯臣，宣州宣城人，從父詢以仕顯。聖俞以其蔭，補大廟齋郎，歷官至尚書都官外郎。

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二五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羈臣。

得罪貶謫於遠地者。

蔭補。

以父祖庇蔭補官也。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

王文康
名暉字晦叔
相仁宗

清廟

宗廟也

頌
宗廟之樂歌也

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

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二六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

孔子弟子。

論語德行篇
淵問子禽冉
伯牛仲弓言
語宰我子貢
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
子夏。
又云子曰賢
哉回也一簞
食一瓢飲在
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賢哉
回也。
又云子曰吾
與回言終日
不違如愚。
子謂子貢曰
女與回也孰
愈對曰賜也
何敢望回。回
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
知二。

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亾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

營營往來貌。

三者。草木鳥獸及衆人。

高第及第也。

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余學，為文章，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二七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

州南。

州城之南也。

窈然。

深遠貌。

滃然。

泉涌出貌。

宋太祖趙匡胤，仕後周世宗。

李景。

南唐主。

豪傑竝起。

朱溫李存勗。

石敬瑭劉知遠郭威等竝起也。

聖人出。

指宋太祖。

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閒，舟車

涵煦。

深養，恩澤如水和煦也。

簡。

簡單也。

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閒，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二八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天福。

後晉石敬瑭年號。

梁晉。

晉後唐也。

乾化。

梁太祖年號。

莊宗。

後唐主李存勗也。

五代。

梁唐晉漢周也。

梁二君一姓。

唐四君三姓。

晉二君一姓。

漢二君一姓。

周三君二姓。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亾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

舊史。

薛居正所編舊五代史也。

康定。

宋仁宗年號。

保鑾。

天子親兵也。

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

李元昊自稱
帝國號曰夏
慶曆之初屢
入寇

慶曆二年歐
陽修通判滑
州

隱隱
不分明也

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
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
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
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
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
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
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
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
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
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
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

區
小貌

晉王
莊宗父李克
用也

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
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
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
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
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
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
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二九 五代史伶官傳敘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
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

燕王。
劉守光也。

契丹。
北狄名，後號
遼。

一夫。
斥趙破敗。

書曰。
書經大禹謨。

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大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

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三〇 上田樞密書

蘇洵

田樞密。
名況，字元均，至和初為樞密副使。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

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忤。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

衛靈公魯哀
公皆不能用
孔子。
齊宣王梁惠
王不能用孟
子。

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沈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

為天。
喻得富貴
為淵。
喻為貧賤。
為川。
喻道行天下。
為山。
喻隱世積德。
後之賢者。
暗指碑愈。
有在。
言其實在君
相也。

啓
一本作起。

聲律云云。
聲律曰四六
儷偶押韻調
聲記問記雜
說佛問也。
詩人。
古詩三百編
作者。

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

騷人。
屈原宋王之徒。
遷固。
司馬遷班固。
孫吳。
孫武吳起。
董生。
董仲舒。
鼂錯。
前漢景帝時人。
賈生。
賈誼。

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

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三一 辨姦論

蘇洵

暈。月旁昏氣也。
 人事理勢較天地陰陽則為易知。
 賢者。暗指歐陽公等。
 常人尙能知天地陰陽之事，賢者反不能知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蓋其心汨於好惡利害，而不能靜也。
 山巨源。晉山濤，字巨源，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佞不求，與物浮沈，使晉

今有人。暗指王安石。
 造作言語。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
 陰賊。陰懷賊害之意。
 險狠。險惡而狠戾人也。
 囚首。不梳頭髮，如囚人也。
 喪面。面深墨，如居喪者也。

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子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

斯人。
指姦人。

石昌言。

名楊休，昌言其字也，善詩。

為北使。

使契丹也。

先府君。

謂匹父。

屬對。

猶言屬文也。

摧折。

改其心也。此時蘇洵二十七歲。

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三三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

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

兩制。

翰林為內制，中書為外制。

兼之曰兩制。

彭任。

字有道，亦蜀人，慶曆二年，富弼使契丹，增歲幣，爭獻納事。

怛然。

驚懼貌。

奉春君。

劉敬也。

冒頓。

匈奴單于名。

漢高帝伐匈奴，匈奴示弱，以誘漢，遂圍高帝平城，七日不食，以陳平計，纔得脫。

○大正三年陸軍士官學校入學試驗問題。

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閒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三三 范增論

蘇

軾

漢用陳平計，閒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

易曰。
繫辭下傳語。

詩。

小雅類弁語。
卿子冠軍。
義帝命宋義
爲上將。號曰
卿子冠軍。

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
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
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
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
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
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
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
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
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
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
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

稠人。
猶衆人。稠多
也。

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
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
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
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
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
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
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
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
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
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
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

○大正六年盛岡高等農林學校入學試驗問題

留侯。

張良字子房封於留。

圯上老人。

圯橋也。良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人授以太公兵法。

刀鋸鼎鑊。

皆刑具也。

賁育。

孟賁夏育皆古勇士。

荆軻。聶政。

荆軻爲燕刺始皇。聶政爲人刺韓相。並詳于史記刺客列傳。

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囚。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三四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功○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囚○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

鮮腆。

鮮善也。腆厚也。自尊大而輕人之意。

楚莊王事。

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魁梧。

壯大之貌。

○明治四十五年海軍經理學校入學試驗問題。

梅直講。

名堯臣字聖俞宋宣城人爲國子監直講。

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勅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閒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三五 上海直講書

蘇軾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夷常竊悲周公

鳴鶴

詩序、鳴鶴周
公救亂也。成
王未知周公
之志。公乃爲
詩以遺王。名
之曰鳴鶴也。

君爽

書篇名。召公
周公相成王
爲左右。召公
疑周公所爲。
周公乃作此
篇以諭之。

宰

主財者也。爲
汝主財。言志
之同也。

管蔡

管叔蔡叔皆
周公兄。與殷
後武庚作亂。
周公東征。誅
管叔。放蔡叔。

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

嘉祐閒歐陽
公知貢舉。梅
聖俞爲參評
官。取東坡中
第二。

先容

猶言嚮導。

傳曰

論語憲問篇

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聚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閒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

優哉游哉。
開暇自適之
詞。

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李公擇。

李常字公擇，與東坡友善。

惘然。

自失貌。

何乃爾耶。

言何以有違別惘然之意，邪有鐵心石腸者，不可有之也。

於邑。

氣逆結不下也。

坎壞。不得志也。

三六 與李公擇

蘇軾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壞於時，遇事有可尊

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三七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慶曆。仁宗年號。
石守道。石介字守道，兗州人，號徠先生。慶曆中擢爲太子中允，時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爲宰相，歐陽修、余靖等並爲諫官。石守道乃作慶曆聖德詩以慶之。
墓碑。歐陽修撰。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

堯夫。
范純仁，字堯夫。

彝叟。
純禮字彝叟。

純粹。
字德孺。

疇昔。
猶前日也。

伯。
劉同。

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

天聖。
仁宗年號。

無出此書者。
謂無出此書之外者。

此。
指仁義禮樂。忠信孝弟。

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

有德云云。
論語憲問篇
我戰云云。
禮記禮器篇

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六材者，謂六工所用材物。

韓宣子。
出左傳昭公二年。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

三八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季札云云。
出同二十七
左史云云。
出同十二年。

徒
五倍也。

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此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徒於昔人，而後世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

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屈原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繳進。
繳古弔切，糾戾也。

三九 為兄軾下獄上書

蘇 軾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

手足。

謂兄弟李華
甲古戰場文
誰無兄弟如
足如手。

漢文帝十三
年太倉令淳
于意有罪當
刑少女緹縈
上書曰死者
不可復生願
沒入為官婢
以贖父刑上
憐其意詔除
肉刑。

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
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
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
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
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
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
必無為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
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
其女子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
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
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

隕越。

猶顛墜。畏天
威顛墜窟。

黃州。

今湖北省黃
州府。

湘沅。

二水名。

齊安。

縣名，今黃州
府黃州縣西
北。

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
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
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
改過，粉骨報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
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
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四〇 黃州快哉亭記

蘇

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
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
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

一舍三十里。

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周瑜權將嘗破曹操赤壁下陸遜亦權將嘗破曹休又破劉備於夷陵。楚襄王獨自取快不顧入民之疾苦。故宋玉諷之曰大王之雄風雄風謂快愉之風也。

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

會計。
指簿書錢穀
言餘功猶言
餘事。

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為快哉也哉。

四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

孟子曰。

孟子公孫丑

上篇

浩然。

盛大流行貌。

太史公。

司馬遷著史記百三十卷。

疎蕩。

疎不繁縟也。蕩廣大也。

汨。

音骨沒也。

古都。

秦都咸陽漢都長安。

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

方叔召虎。
皆是周宣王將帥，攘夷狄者。

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

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四二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

鞏

至和。
仁宗年號。
掖庭。
謂後宮也。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

奇袤。
奇行不正也。
恣睢。
恣意怒視也。

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

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誌銘云。

四三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

顏真卿知安祿山將反，因霖雨修城濠，儲糧食。

太上皇
謂玄宗

天寶
玄宗年號

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

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閒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

撼頓。
撼動困頓也。

伯夷云云。
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任者以天下為己任也
瞻顧。
瞻顧顧名位也回隱回避隱逃其責任也
孔子云云。
論語陽貨篇
殺身云云。
同衛靈公篇
親炙。
謂親近有德之人被其感化也

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

風。
諷同。

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四四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四五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

溟溟。
幽暗也。
天理不可以人知推測故曰溟溟。

瑰琦。
珍奇也。
爛。
光明也。

崎嶇。
山路不平貌以喻世路之困難不平。
迤邐。
屯難迴回不能進也。
許由耕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公晚年老於箕山下。

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迤邐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

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唐宋八大家文鈔本

終

唐宋八大家文鈔本

大正七年三月十二日印刷
 大正七年三月十五日發行
 大正七年九月八日訂正再版發行

定價 金貳拾六錢
 大正十一年度臨時
 定價 金四拾九錢



大正十一年度
 臨時定價 五拾七錢

本館發行之教科書は常に多數の製本準備有之候につき萬一各地賣捌所に賣切等にて課業に御差支の節は直接御注文被下候は、直に御送附可致候

編者 東京市小石川區第六天町四十八番地 兒島獻吉郎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六番地 上原才一郎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六番地 光風館書店
 (電話 神田三千八十七番、振替口座東京三二七番)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六番地 四海民藏

